

龍蟲並雕齋詩集

王力

北京出版社

王力

龍蟲並雕齋詩集

北京出版社



龙虫并雕斋诗集

王 力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300

书号: 10071·490 定价: 1.25元

自序

我從小愛好詩詞。我六七歲的時候，父親教我吟誦李白的詩句：「林梢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我的曾祖父文田公寫得一手好字，他用楷書小字抄錄了一本唐詩。我小時候把這本唐詩當作字帖來臨寫，因此也讀了一些唐詩。至今我還能背誦其中的幾首五律。

0063 / 13

如王維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
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
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
芳歇。王孫自可留。過香積寺。不
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
人迹。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
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
制毒龍。帝達的破山寺後禪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

幽室，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等等。

我的青年時代，博白的文人在中秋節前後常常舉行對聯比賽。由主事人出上聯，徵求人們對下聯。我常常應徵得獎。我二十歲時，在大車坪村李氏家塾當教師，有個家長名叫李蔭田，喜歡吟詩屬對。

他建議把對聯比賽改為綴句比賽。綴句就是填空。他要求人們填寫一個十一字的句子。只有首尾兩字是固定的，其餘九字由人們隨意填寫。我每次都參加比賽。記得有一次，的考題是「大○○○○○○○○生」。我填寫的三個句子是：

大名不朽，勝如學佛得長生。
大才未展，肯隱林泉了一生？

大年可致，寡欲清心善攝生。

李蔭田搗綴句搗贖了，又發起
賽詩會。由他命題，要求寫一首
七絕。下面兩首七絕就是我應徵
的兩首詩：

中秋步月

金餅蹲鴟懶入簷，
徘徊月下翠眉顰。
香閨寂寞難歸寢，

恨煞天涯薄倖人。

十月刈禾

大田禾熟正初冬，
萬頃黃雲隴上封。
盡日揮鎌勸刈穫，
歸來樽酒醉山農。

我在太平坡開國學校教書的時
候，同事中有个老秀才，名叫馮彰全，
他也喜歡吟詩屬對。晚飯後，我們

二人一起散步。多次吟詩鐘為戲。我的詩鐘做得不好，所以都忘記了。他做的詩鐘有好的，我記得有一首是咏美人、英雄的：

朱顏配些魂迷蝶（美人）；
熱血灑殘血吐虹（英雄）。

年終話別時，我贈給他一首七律，現在記不全了，只記得開頭的四句是：

明月窺窗話別勞，
離情欲寫怯揮毫。

從二十二歲到二十六歲，我沒
有寫什麼詩。只是一九二五年孫中
山逝世時我寫了一副輓聯，原文
不記得了。

一九二七年夏，王國維先生投
昆明湖自殺，我去頤和園目睹慘狀，
不覺痛哭失聲。我並不同情他的

自殺，而是覺得像他這樣有才學的人，應該多活幾年。我寫了一首七古的挽詩，最後四句是：

似此良師何處求？

山頽梁壞恨悠悠。

一自童時喪王父，

十年忍淚為公流！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年。

我在法國留學，沒有寫過一首詩。

歸國後，在清華大學任教，偶然有
一次和俞平伯先生談起郁達夫的
詩，我感贊郁達夫的詩才。平伯
說：『是的，他的詩很淺。』來自清先
生在一旁邊笑着說：『淺，就是不好。
我聽了很受震動。我想：像郁達
夫的詩才還不算數，我們豈不是
碌碌餘子嗎？』我看見一位詩論家
說過：『詩有別腸。』意思是說，會

寫散文的人不一定會寫詩。我從
此自戒，不要再寫歪詩了。以免
貽笑大方。張在惡之花譯者序說：
為信詩情具別腸，
生平自戒弄詞章。
蜂蝶投火心徒熱，
鷓鴣鳴春語不香。
豈有鴻文傳鵬島？
羞將荒筆咏河梁。

深知通體無仙骨，
敢與騷人競短長。

一九五七年，我的『漢語詩律學』出版了。後來又出版了『詩詞格律』和『詩詞格律十講』。於是人們都誤會，以為我是詩人。他們不知道，會講格律的人自己不一定是詩人，正如會講運動規則的人自己還不一定是運動健將一樣。由於這種誤會，我不得不寫一些應景

詩。特別是最近三年來，我的應景詩越來越多了。雖然也有幾首抒情詩，但是詩味不多。有人勸我出版一本集子，我很躊躇。我想起了俞平伯，來自清的話，不敢把這些打油詩拿出去獻醜。我又想起林黛玉嘲笑寶玉的話：『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我如果出一本詩集，讀者一定嘲笑我說：『這樣的詩，一

時要一千首也有！這豈不是以繁集？

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我終於讓我的詩集出版了。這是從另一方面考慮問題。詩言志。我各個時期的詩，足以表達我各個時期的思想感情。把我的詩按時代編排，可以讓讀者了解我一生的遭遇。從這一方面考慮，出版我的詩集還是可以的。我以此解嘲。

這些詩都是舊體詩。怕青年人